

燃烧

七个女人的灵与肉

她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就像飞蛾扑火一般

渴望爱情
渴望爱情
就像飞蛾扑火那般
奋不顾身
无怨无悔
不在毁灭中重生
就在灰烬中毁灭
那是灵与肉的渴望
那是灵与肉的渴望
那火能重生吗
那火能重生吗
及愿会涅槃吗

文星传 著



燃烧

七个女人的灵与肉

她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就像飞蛾扑火一般

文星传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燃烧 / 文星传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2. 9

ISBN 978-7-5108-1692-5

I. ①燃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3993 号

燃烧

作 者 文星传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18
字 数 26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92-5
定 价 29.80 元

序言：飞蛾扑火，渴望燃烧

像飞蛾扑火那样渴望燃烧——不在燃烧中重生，就在燃烧中毁灭！

也许，这就是女人。

自古以来，女人就是一个充满感性的群体，情感的追求，在她们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她们渴望爱情，渴望燃烧，她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就像飞蛾扑火一般，明明知道那里是燃烧，也要奋不顾身地扑过去，即使在那一瞬间化为灰烬也在所不惜。她们明明知道飞蛾扑火燃烧的结果就是毁灭，可她们始终无怨无悔，她们为的就是在渴望升华中追求，在痛苦的挣扎煎熬中追求。在她们的心间，始终充满着燃烧的渴望，那是一种灵与肉的渴望，那是一种灵与肉的燃烧，是一种生命本能的冲动：她们永远不满足于现实生活，要去虚幻的世界中寻找浪漫，她们为的是要浴火重生，要追求心中的凤凰涅槃。

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到来，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。毋庸置疑，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以及全球化的语境中。这个时代的女性，正有意无意反抗既有道德观念的束缚，有意无意践行着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，她们主张女性个体精神独立，渴望摆脱一切精神的枷锁和奴役，使女性成为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人群。这部书力图关注女性情感诉求，并由此导入女性的精神世界，试图从文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与解读现代女性角色的转型，表现出中国现代女性在时代快速发展、各种思想观念激烈碰撞、传统道德观念面临挑战的情况下，她们的文化困惑和精神困惑，她们的精神追求与渴望、情感的痛苦与愉悦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“出轨”这个词变得时髦起来。原先是男人的“出

轨”，第三者，包二奶……现在，女人的“出轨”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。她们越来越不安心于在家庭里扮演妻子的角色，似乎已经枯死的“春心”开始荡漾，想要摆脱原先婚姻轨道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。她们的心在“燃烧”，她们最终选择了奋力一跃，选择了精神或者肉体的“出轨”。

这样的女性“出轨”事件越来越多地闯入我的耳闻目睹中，迫使我正视这个现象，思考发生的原因。在这里，我选择了七个“出轨”的女人作为范本，我如实地叙述了她们“出轨”的过程。我不想也无法对她们进行一般的道德判断，传统的道德审判是无聊的，也是无能的。你可以看到，她们的“出轨”都有自身合理的因素和逻辑，无论是肯定她们还是否定她们，都将使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道德尴尬之中。而在她们的“出轨”事件中我们所能强烈地感觉到的，则是她们那种焦躁不安的精神心态，那种渴望燃烧的心理状态——而这，才是她们为什么会选择“出轨”的真正动因。

有人说：“出轨”是女权的声言，女性觉醒的象征，是一种社会的进步。女人不再被动地接受一种感情方式，而是主动去选择，去寻找。这是女人自主意识的觉悟，是女人的幸运。

有人说：“出轨”是一种道德的沦丧，是女性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大暴露。这是一个物质和情感极大丰富的时代，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“出轨”是必须大加鞭挞的一种腐朽行为和思想。

有人说：女人“出轨”仅仅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物质利益与物质享受，由此可见女人的卑微。

有人说：“出轨”的女人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，而是为了摆脱灵魂的孤独和精神的空虚。

还有人说：“出轨”是东西方文化，以及各种文明相互渗透、相互交融时期的必然产物，世界成了地球村，文明、文化乃至道德的内涵也在更新。

对“出轨”的认识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具体来看，不外乎主观和客观两种原因。

客观原因：

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互联网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距离，

在交友平台上，互不相识的人也可以坦诚交谈，进行心灵的碰撞。通讯这么快捷、交通这么发达、网络这么发达，通过 QQ、微博、人人网，随时随地都可以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，女性对婚姻爱情的自主选择已经获得社会的肯定。飞速发展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大气氛使得婚恋气氛非常浮躁。

主观原因：

女人对于婚恋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改变，她们不再像封建社会那般讲求“三从四德”、“从一而终”，对于家庭的束缚和压迫一味忍耐和顺从，而是更追求自由和幸福，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。一旦遇到婚姻和恋爱问题，便会采取“出轨”和离婚的手段加以解决。

我曾经问过一位女士：“你怎么看待红杏出墙？”她的回答很干脆，两个字：“需要。”问她为什么需要，她说需要就是需要，没有为什么。也许每个“出轨”的女人各有各的原因。但我依然在想，人们的需要为什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强烈起来了？婚姻的承诺和道德的力量怎么会一夜之间变得形同虚设？这种同床异梦，是梦多了，还是床出了毛病？是婚恋浮躁了，还是社会浮躁了，我们的孤独与空虚又从何而来？我们的精神追求在“出轨”中，是锈蚀腐败了，还是磨砺得闪闪发光了？我们的精神品质是更加高尚了，还是堕落了？

本书选择了七个“出轨”的女人作为范本，我想用我的笔来表现她们真实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。她们或是身居领导岗位的官员，或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，或是时尚的白领，或是工厂的女工，或只是个小小的商贩，她们或本身就是城里人，或是拥进城里的农民，总之她们构成了今天城市的半边天，她们活得轰轰烈烈，甚至有点波澜壮阔。在她们身上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与人性的诉求。如第四章的主人翁周小华，是某工厂女工。她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城中村，属于那种朴实，本分，也有几分姿色的现代城市女性。她的“出轨”谈不上离奇，貌似很被动，但朴实的她却陷得很深，陷到不可自拔，愿意为情人付出一切的地步。她不是时代的弄潮儿，但时代的潮却依然将她席卷。她们或是身体出轨或是精神出轨。如第五章的主人翁任小鸽，她是个标准的都市白领，一个美丽时尚的少妇。大学毕业在城市里奋斗数年，家庭事业老

公都让人羡慕，有着优裕的环境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但精神生活的匮乏却让她时刻想突出现实的围城，貌似姐弟恋的遭遇最终让她放弃了眼前的一切，奔向她精神的家园。

这部书所表现的生活是真实的，甚至是原始的，无褒也无贬，我也力图保留故事的本来面貌，但它显然不是纪实文学，从文本上看，这部书毫无疑问是小说。为了抵达本质，除了某些自述内容外，在大多数人物的表现上，我虚构了生活的细节，用了小说的裁剪手法。我采用了叙述人叙述的方式，这种叙述方式的使用，毫无疑问带着作者本人先天认知的烙印，因为所有的故事都首先是投射在我的认知中的，我只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叙述自己的认知。从内心来说，我确实想把更多的空间和空白留给读者，让大家感觉故事还没完。

事情确实是那样的：太阳还在，月亮还在，星星还在，燃烧的火焰依然绯红，女人炽热的心依然跳动，渴望燃烧的心依然澎湃，“出轨”的故事依然上演……

文星传

2012年8月8日

目 录

序言：飞蛾扑火，渴望燃烧

第一章 朱 蘅 / 1

朱蘅，女，三十七岁，某市机关领导。我一个女性亲戚的闺蜜，身体出轨。她是个秀外慧中的优秀女人，从机关职员做起，已经熬进了这个城市的中上层，在这个阶层里她是年轻的，是有前途的，她过着优裕的生活。可她出轨的对象居然是一个来路不明的老男人，很潮的老男人。这一点谁都想不透。

原始故事的讲述者是我的亲戚。

第二章 金 萍 / 41

金萍，女，四十岁，水果店女老板，身体出轨。我在青海旅游时认识的一个老乡。金萍是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，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区，十八九岁就和老公一起进城打拼，两人苦心经营，省吃俭用，终于在一座大中型城市里有了自己的水果店，并且在新城区买了处豪宅。靠辛苦打拼步入“中产阶级”行列的她却逃出了豪宅，与一个社区的保安私奔。

原始故事的讲述者，与金萍同居的男人，也是我在青海认识的一个朋友。

第三章 苏 僮 / 82

苏僮，二十七岁，官二代，医学硕士，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，我曾经同事的一个学生。长期精神出轨，恋着少女时的偶像，结婚后也无法和老公相守。她出轨的对象是一个比她大了将近二十岁的男人。情窦初开，还处在萝莉时代的她，就一直暗恋着她的美术老师，她带着这种暗恋走过了她的青春，走进了她的婚姻，并且又走出了她的婚姻，可当她真正鼓着勇气去出轨时，却很受伤。

原始故事的讲述人，我曾经的同事。

第四章 周小华 / 118

周小华，女，二十九岁，某工厂女工，身体出轨。她出生在这个城市的城中村，是我在某QQ群组织的一次活动中认识的一个驴友。她属于那种朴实、本分，也有几分姿色的现代城市女性。她的出轨谈不上离奇，貌似很被动，但朴实的她却陷得很深，陷到不可自拔的地步。她不是时代的弄潮儿，但时代的潮却依然将她席卷。

原始故事讲述者是她自己，她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我讲述她的故事，她的叙述本身就很生动，我尽力保持了她的叙述的原貌。

第五章 任小鸽 / 172

任小鸽，女，二十八岁，某公司高级职员，精神出轨。我朋友是那家公司的老板。她是个标准的都市白领，一个美丽时尚的少妇。大学毕业在城市里奋斗数年，家庭事业老公都让人羡慕，有着优裕的环境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但精神生活的匮乏却让她时刻想突出现实，冲出围城，貌似姐弟恋的遭遇最终让她放弃了眼前的一切，奔向她精神的家园。

原始故事的讲述者，我的朋友，她的老板。

第六章 王晓霞 / 200

王晓霞，女，四十一岁，下岗女工，小贩，精神出轨。她是我小区里的邻居，是个安分守己，甚至逆来顺受的中年女人，是这个城市最底层的一员。本来夫妇二人都有正式工作，后来企业倒闭，一起沦为无业人员。生活的突变让她仿佛变成了一只孤雁，生活的重压又很快摧毁了她本有的情怀，但她依然怀念她青春的岁月，怀念她在“集体”中的一切，依然忘掉自己曾有过的那一点点辉煌。她的“出轨”只是为了重温旧梦。

原始故事的讲述者是我的妻子。

第七章 月琴 / 234

月琴，女，三十六岁，某公司老板，身体出轨。在众人眼里她是个成功的女性，相貌谈不上多美丽，但有着白皙的肤色和窈窕的身段。以前是某国企的设计师，后来企业效益不好，只身跳出国企下海打拼。她卧薪尝胆，忍辱负重，不懈努力，终于出人头地做了老板，有了自己的公司，有了豪宅香车。为了生存，为了生意，她不仅仅是出轨，甚至是放浪形骸。但她生命的底板上依然有着自己精神家园的烙印，所以唯有这次出轨，让她铭心刻骨。

原始故事的讲述者是她自己，在她讲述这个故事的咖啡厅里，她要求我只写这一次出轨，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是她唯一的一次出轨。

第一章 朱 蘅

朱蘅，女，三十七岁，某市机关领导。我一个女性亲戚的闺蜜，身体出轨。她是个秀外慧中的优秀女人，从机关职员做起，已经熬进了这个城市的中上层，在这个阶层里她是年轻的，是有前途的，她过着优裕的生活。可她出轨的对象居然是一个来路不明的老男人，很潮的老男人。这一点谁都想不透。

原始故事的讲述者是我的亲戚。



已经是好几天了，朱蘅都没见到那个网名叫“空谷”的男人，有些话一定要和他说，有些信息一定要和他沟通。在和老公签离婚协议前，必须搞明老公手里到底还有什么底牌，朱蘅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。她这是为自己，也是为“空谷”。

朱蘅在QQ上一次次留言，就是见不着“空谷”上网。她在手机上一次次地按着他的号码，老是一个声音在告诉她：“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……”朱蘅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她靠在办公椅上苦思冥想了好一会儿，不得不把两个大拇指按在太阳穴上揉了揉。

朱蘅的办公室在六楼，办公桌挨着大窗子，窗子上挂着天蓝色的窗纱，窗台上还有盆墨兰，散着淡淡的幽香。她长长出了口气，心中那一丝疼痛又变得剧烈起来。朱蘅把额前的刘海往上捋了捋，从小挎包里拿出化妆盒，对着小镜

子看了看，镜子清晰地映出她的脸，白白的瓜子型的。接近四十的朱蘅是很注意保养的。都说男子四十一朵花，女子四十豆腐渣。其实这只是一句老话，如今的女性很注意保养，很多四十岁的女子不但不烂，比起年轻的女性更多了一份成熟的美。朱蘅很多年龄相仿的女友在职场和社交场上依然是光彩夺目，呼风唤雨。

朱蘅在这方面还是有自信的，她身材高挑，一对双眼皮宽得像刀割的，长睫毛也是弯弯地挑着，这都是一般中国女人没有的。以致很多人都怀疑她是人工美女，她常对那些表示疑问的人撇撇嘴说：“人工？我才不呢，该啥样就啥样呗，丑就丑呗，爹娘给的，上帝批准的，俺认了还不行？”说的是自己丑，其实那语气里流露的是自豪和炫耀。在很多场合她也能从男人的眼神和挑逗的话语里感觉到自己的出众。她看过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她知道安娜的风采吉提是比不了的。可是她不知道在老公面前自己怎么就真的成了豆腐渣，就一点魅力也没了。

朱蘅的老公叫俞辉，生就一张圆圆的娃娃脸，四十岁的人了，看上去还像是刚出校门的的大学生，人显得年轻，做派举止也年轻，一点都不知道疼朱蘅，结婚这些年家里家外的事他从不过问，回到家里就占着电脑玩游戏，不玩到深更半夜不罢休。其实他比朱蘅还要大三岁，前些年朱蘅想也许是人太年轻不懂得疼老婆，如今已经过了不惑之年，还是如此。

老公是外地人，大学毕业后来到这个城市，在市公安局做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，也没有什么背景。朱蘅当初嫁给他时就已经在市委机关大楼上了，多少还感到有点低就。

老公后来认识了一个做手机和手机配件的商人，人家有一种新产品，可以监听手机，因为老公的工作关系，人家找他帮忙销产品。他帮了人家的忙，看人家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揣到兜里，就眼红了。本就是不安分的人，所以也辞了工作做起了这门生意。他公检法系统朋友多，很快就做得有声有色。当时他是背着朱蘅辞的工作，公司也开在外地。朱蘅知道后并没太为难他，心想他爱做生意就让他做去吧，反正家里也不指望他那点工资。

朱蘅没有想到她放出去的是一只野马，虽说公司所在地离这个城市很近，

可老公却很少回家。即便是逢年过节不得不回家，和朱蘅也很少有话，总是独自坐在电脑前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一坐就是昏天黑地。女人爱逛街，看别人都是老公陪着，或者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，朱蘅很羡慕，忍不住对老公说：“你看人家的节假日，都是一家人一起逛街购物，幸幸福福的，那才像一家人呢，你啥时候也能陪孩子和我出去转转？”

老公抬头看了一眼朱蘅，问：“有什么东西要帮着拿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钱不够吗？”

“够。”

“那还要我去干吗？打狼啊，要那么多人。”那话能把朱蘅给噎死。

朱蘅也曾听人说老公总跟那个城市里的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一起。她问过老公，可这事是问不出来的。老公一脸无辜地说：“谁说的？你怎么也瞎猜疑啊！谁不接触女人啊，接触女人能说明什么？你们当领导的冤枉人会出人命的。”说得朱蘅哑口无言。朱蘅也想过去老公的公司看看，去老公的住处瞧瞧，可是她抽不出时间。更重要的是朱蘅并不太想去，她去干吗？去捉奸啊？去做侦探啊？这些都是她不屑做的事，侨联怎么也是个挂着牌子的部门，她堂堂的一个侨联主席，丢不起那人。所以朱蘅只好忍了，可忍是什么，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，忍得朱蘅心口疼，忍得朱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。

忍得疼痛还无法对别人去倾诉，机关里的女同志最要紧的就是保密家庭生活，不管是谁，哪怕是刚在家里被老公揍得屁滚尿流，出门前，还依然要对着镜子把自己打扮得阳光灿烂，到了单位还要朝人幸福地一笑，让人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和谐温暖幸福的环境里，这样你的进步才会有人考虑。统战部有个女科长离婚十年，单位里居然没人知道。那科长不得不装 B，街上见了前婆婆还亲热地喊妈，人前人后总说老公如何如何，后来那女科长过了争取进步的年龄，才揉着自己的太阳穴长叹一声，对同事们说：“以后在我面前别提什么老公不老公的，我们分手都十年了……”那话刺得朱蘅心疼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，女人离了婚还要保密。

朱蘅是部门的领导，到单位除了要露出灿烂的笑容外，还要做亲切状，做

庄重状，做恭敬状，让别人什么都觉察不出来。在这种状态中过日子心累。心累的女人是要找个肩头靠靠的，喘口气啊。可她没有，她的男人不给她靠，以至朱蘅常常失眠，早上起来眼圈发乌，跟熊猫一样。朱蘅很担心这样下去自己会衰老得很快，眼角那淡淡的皱纹也会很快深起来。所以她除了定期做美容外，每天早上都照女子保健会所里美容师教的，要在梳妆镜前轻揉自己的眼角，在自己的脸蛋上轻轻地拍打一番，并且用粉饼把自己的眼角打了又打，小心翼翼地遮掩岁月给自己留下的痕迹。

朱蘅就这样胡思乱想地在办公桌前一直待到下班，临走时她把天蓝色的窗纱拉开，把窗子打开。带着阳光温度的微风迎面吹进来，让朱蘅心里舒适了许多。墨兰那葱条样的叶片倒折着，很别致。



朱蘅随着人流一起下了楼，一起到了停车坪，看人家都急匆匆地钻进车里，打方向盘，然后一溜烟地离开了。她坐到驾驶位上却不知道方向盘该往哪打。她不想回家。家是个空壳，老公在外地做生意，儿子住校，偌大的三室两厅没有一个人，那种冷清让她窒息，让她压抑，简直就要她的命。停车坪上的车很快就只剩很少的几辆，有一辆的引擎盖还打开着，主人焦急地在查看着什么，显然是车出了毛病一时走不了。朱蘅觉得自己再待下去就会太引人注目了，急切之中她一拍方向盘想到了一个地方，她决定到那里去看看，或许在那里能找到“空谷”的踪迹。尽管她知道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，反正中午她也没地方去，找人也算是一种消磨时光吧。

朱蘅把方向盘向左打死，然后很快地也把车开出了停车坪。她要去的是一家名叫“非主流的外遇”的酒吧，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里吃的饭，她看得出他和那里的服务生很熟，也许某个服务生会知道他。

这家酒吧在这个城市的东边，从办公楼到酒吧，要经过朱蘅家的小区。朱蘅却下意识地绕开了这条道，她自己都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做。一直以来她

内心深处对家就有一种恐惧感，站在空旷的房间里总觉得身边有什么动静，要么是后脊梁冷冷的，要么就嗅到了一种接近腐朽的气味，像浸泡尸体的福尔马林。朱蘅从来不是下班就积极的那一类人，她经常很晚还泡在办公室里，东摸摸西摸摸就是不想回家。回到家，她也是早早的上了床，睡不着也要上床，依着被窝似乎就有了个伴，那种恐惧感就少了许多。她把两条腿放在被窝里，披散着头发，懒懒地靠在床头，腿上架着个笔记本电脑，随意地点击着，要么看看多愁善感的韩剧，要么看看一些关于女性健康的知识，当然也不时地翻翻那些花边新闻，偶尔还看看那些不雅照之类的东西。一直到看疲惫，睡意朦胧了，才靠着床头随手把衣服扯掉。有时候扯得干干净净，一丝不挂，把旁边的枕头抱在怀里当个人暖着；有时候就索性穿着毛衣，身子往下一缩，缩进被窝里了事，只要能安稳睡到天亮就谢天谢地了。

朱蘅对网络上的东西不是很懂，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学会在QQ上聊天的。为了和打印室联系方便，单位的小张给她申请了个QQ号，并且教她使用。申请QQ号时，小张说：“朱主席，起个网名吧，随便什么都可以。”

朱蘅想起一些政府网站的栏目，就说：“叫综合治理吧。”小张笑了，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也太正儿八经了吧……没这样取网名的。这是个人的东西，要个性化，领导也不这样起网名，咱统战部长还叫‘今夜星空灿烂’呢，生活化一点吧，尤其是您，女性化一点，譬如春风啊明月啊，花好月圆啊。QQ不仅仅是传文件用，还可以玩游戏，可以聊天，可以和朋友倾诉……”朱蘅想到了自己窗台上的那盆墨兰，说：“就叫幽兰吧。”

后来朱蘅也加了几个老同学的号，可是她并没和老同学们说什么，这些老同学都在本市的一些政府部门工作，知道朱蘅副县长了，在他们中间算混得不错的，所以一般都很巴结，见面就说汇报工作，或者说思念仰慕之类的话，都是场面上的那些话。搞得朱蘅也不好和他们说私房话了。当然朱蘅也有自己的顾虑，她知道不是什么话都可以和这些人说的，没准什么时候就传到单位了，会对她进步有影响的。女人都有倾诉欲，成功的女人也一样是女人，朱蘅当然也一样愿意面对着一个静静的聆听者一吐为快啊。她真正开始倾诉，是在认识一个网名叫“空谷”的男人后。

“空谷”的头像是一个圣诞老人，白髯飘飘，在亮起来的时候，那长长的白髯仿佛会飘动。首先吸引朱蘅的倒不是那个头像，而是他的网名“空谷”，和“幽兰”合到一起，正好是空谷幽兰，这是个让朱蘅眼睛一亮的名字，再就是“空谷”的QQ个性签名，那真的很个性，是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不是归人，只是个过客。”这几个字一进入朱蘅的眼睛，就让朱蘅的心颤了一下，她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到现在朱蘅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。后来朱蘅就点击进入他的空间，说实话他的日志并不精彩，大多是转的，相册也空空如也，可朱蘅还是在他的空间里徜徉了许久。朱蘅是被他空间里的音乐吸引了，那是许巍的慢摇，带着几分忧郁，几分颓废，一首接着一首——《蓝莲花》《那一年》《曾经的你》……都是朱蘅爱听的，朱蘅车上的DVD片几乎全是许巍的。许巍是朱蘅喜欢的歌手，她喜欢那略显沙哑的嗓音，喜欢沉浸在那忧郁旋律中的感觉。朱蘅觉得“空谷”肯定跟她有着某种相同的情怀，她先问“空谷”：“你喜欢许巍吗？”

“空谷”说：“是啊，喜欢他的忧郁和青春的躁动。他那种孤独和无助让我感动，让我想起自己的少年时光……”

他的回答引起了朱蘅的共鸣，朱蘅说：“哈，我们同好，连名字都很巧。”

对方很快就打出四个字：“空谷幽兰”。看到那几个字朱蘅产生了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。

他们就这样聊了起来，在聊天的过程中朱蘅感觉对方成熟，善解人意，说话很有修养，他也从来不问朱蘅的工作单位，也不要求视频。朱蘅觉得他应该是个老实人，是个可以说话的人。



在某个孤寂的夜里，那圣诞老人的头像亮起来时，朱蘅的心就在寂寞中生动起来，就对着“空谷”开始了她的倾诉，她打字速度很快，几乎没有给对方任何回应的机会，就用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把自己的烦恼，自己的落寞惆怅

全都吐露出来了。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多久，最后手指头有些疼痛了，才感觉对方好久没说话，便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在说，你还在吗？”

对方说：“我一直在倾听，在感动。”

“感动？为什么？”

“为一个孤寂的女人，为一个薄命的红颜啊。”

第一次有人这样说朱蘅，在别人眼里，朱蘅是春风得意的，是受命运垂青的，可有谁能真正知道她内心的感受呢？其实悲秋岂止是李清照，天下有哪个女子不多愁善感？看到对方打出这样的文字，朱蘅心里一颤，眼睛湿润了，说：“谢谢你的理解，我是把你当朋友，才和你说这么多，不好意思。”

对方说：“感谢你对我的信任。”

“人都是需要倾诉的，只是要找到合适的对象。”

“能听你的倾诉，能做你的蓝颜知己真是我的荣幸。”

蓝颜知己？朱蘅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，她只是想找个人随便说说话，不是场面上的那些话，她还没有找蓝颜知己的想法，尽管她内心真的很渴望有个男人的肩头可以让她靠靠，让她喘口气，撒个娇。她就直说了：“我没有找蓝颜知己的想法，就是想说话，随便说说，请你理解。”

“理解。”

朱蘅问：“你这样善解人意的人，是不是有很多红颜知己啊？”

对方很肯定地回答：“没有，但我想有，谁不想有知己。”

朱蘅说：“我们可以常常聊的，但你要保证不打听我的一切，只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网友就行了。”

“我当然会尊重你。”

后来对方又告诉朱蘅说：“看出来你不经常聊天，在这里你尽管放心，网络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也就是潜规则吧，别说在网上了，就是在生活中见了面都不要问那么多，知道对方网名就行了。网上那个人就是网上那个人，和生活中的他往往不是一回事。”

朱蘅觉得这样很好，她以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可以说个痛快，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负面影响。机关里的公务员们都很注意自己举动的，规规矩矩，